



830894

芑山文集卷十八

宜春

張自烈著

記一

王公書院記

崇禎十年夏四月宜邑袁臨侯視學

晉

以書併袁

士民狀來請記王公書院為余言公初筮袁李官也

富經術政成召入為侍御既去袁袁士民相率建祠

祀公公聞而恥之檄袁士民曰生祠豈非今魏璫僇

身赤族者哉毀諸袁士民曰生祠非古也祠懼失公

意弗祠則闕念公先是以經術經世勤人讞獄率本

芑山文集卷十八

一

豫章叢書

諸理學書院理學所自出榜曰王公書院可咸諸生

時為公門下士知公稔不忍以公去忘尸祝請次其

事鑱諸石余考江國書院白鹿鷺湖特著他郡邑雖

設書院教道頗失實袁故書院列郡志者昌黎張巖

昌文外獨宗濂至今傳按沿革錄宋康定中周濂溪

攝蘆鎮立書院鎮西教授及門後人即其地建祠又

於邑治南立濂溪書院學者稱之舍是無稱書院者

後數百餘年袁復稱王公書院云夫公之不樂袁有

祠豈惟恥與璫比名勝實非公志也理學其在斯與

往余居里門聞袁士民誦公無間言或告余曰公廉



介不苟取正身抗行惟孔孟是師嘗戒及門曰龍無  
欲者莫制不則人醢之士焉可以欲自醢哉又嘗曰  
士學寡要不適用雖蒐綴古汲冢羽陵攻文辭何益  
或又曰公無細巨必謹始通籍來袁能其官孳孳詢  
民疾苦訟牒旁午至罕留滯民以故不寃少間進諸  
博士弟子員上下古昔誘之以忠孝厲之以風義酬  
唱講評衍衍如也甚者爲諸生授麟經被服儒素數  
抵張生塾不稍勸顧獨峭直少喜可嚴格勢人請謁  
莫敢干以私迨其去卮匱匕箸凡袁有者悉委諸袁  
橐無長物數卷圖書而已况公強任方出爲時用一

芑山文集卷十八

二

日爲預擬歸隱圖思頤頤元亮康節間未幾以御史  
子告歸杜門掃軌覃精論述四方贊其門者公做湖  
學課之嚮服日以衆公後先束身莅官愛民造士類  
如此余由是知公服膺理學非朝夕蓋所得於濂溪  
者爲多而袁士民今日之以書院祠公視昔祀濂溪  
相差埒盛哉雖公去袁弗獲宵斯隸斯袁士民食公  
之德佩公之教登斯堂也若或見公相與講磨漸漬  
重廉恥敦禮義烝烝未艾也公所貽於袁何如哉或  
曰書院與時信訕幸不幸存焉當熹廟時攘排正學  
毀書院瑤祠徧天下賴今天子撥亂反正正學復大

明於世公書院得歸然存謂非幸哉余曰若公者徒以書院廢興重輕予哉書院不能無廢興公所由有是書院在袁士民之心者雖百世不祧可也語未竟張子適謁余余具以臨侯言告張子張子曰今天下郊壘餘辱忠孝蕩然盡書院非獨祠公公教澤是繫推公學以教來世匪私也不可以無記遂記以歸之書院經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月日公名相說字懋弼號鞠劬直隸泰州人登天啟壬戌進士諸始終是役者例得書書於碑陰

此余代姜太史燕及先生筆先是王先生李吾袁

芑山文集卷十八

三

知吾兄弟與臨侯獨深未嘗干以私本記叙次王

先生雖未盡然一字不阿皆實錄也

又記

余家宰崇祀紫陽書院記

竊故冢宰余公起家壬辰筮仕子鄉永新邑邑父老博士弟子員請祀公澤宮今年公同郡士痛理學寔失撫然曰昔朱紫陽宗孔孟創祠祀周程三先生勸興來學功垂百世余公生紫陽之鄉明紫陽之學士矜式無間言宜請於有司祀公紫陽書院理學其復興乎有司俞所請如紫陽例蓋推本古從祀遺意云四方賢士大夫益信公之足以傳也屬予記其事俾



承學取法焉予推古今儒臣從祀之議類失實不合道識者非之他置不論顏淵配享始魏齊王唐貞觀益以左邱明二十二人宋追崇子思孟軻然苟况揚雄王安石父子雜然進久之退安石等進周程張朱司馬光邵雍元始進淄川董仲舒若是者豈盡公論與抑有幸不幸與明興黜邪說崇真儒濂洛關閩之教明於世是時罷荀揚進王通楊時已又罷公伯寮秦冉顏何戴勝劉向賈逵馬融何休諸人進歐陽修胡瑗陸九淵於廟而祀蘧瑗林放鄭元服虔范甯於鄉薛文清王文成魏恭簡若而人或祀於鄉或祀於學蓋斌斌盛焉迨濫祀踵繼羅念菴過吉州恥匪人並列攜先人神主以歸唐應德卻其鄉公舉祠祀之請至引三桓爲詆笑嗟乎近代祠祀無足榮類如此獨公起諸大儒後宗法孔孟程朱而其偉德盛業大節之見於時者尤韻頡文清文成間若公者謂非集諸儒之成者歟夫孟軻子思可謂大賢矣然不能使後世苟揚不雜進公生而服膺程朱歿而與程朱共尸祝既不至如應德念菴所悼歎又公論久乃定公之學旣明則孔孟之傳益著詎非公之幸也哉予考公生平筮邑暨侍御視聽按秦掌計總憲貳樞率以

忠敢聞最著者如定國本還詔書抗逆闢撤礦稅殄  
毛紉平奢藺皆古大臣所難由公博學素見見理明  
宜其膚功著而休澤遠也今上方表章周邵二程張  
朱六子謂不當與漢唐諸人等稱先儒下禮臣議尊  
崇之公所學如此雖易名崇謚躋公兩廡可以黜僞  
學風來茲豈合祀紫陽諸賢足榮公乎哉子生也晚  
不獲與公上下論議發明孔孟程朱之道猶幸登公  
之堂從公子若孫讀公遺書想見公之爲人以予里  
中父老所歌慕質諸子後先傳聞於公之子若孫與  
夫公同里者長賢士大夫之所誦述嗟乎公之不合  
於道者鮮矣學者由公嘉言懿行以求合於孔孟程  
朱庶無忝於私淑哉公名懋衡字持國號少原婺源  
人崇禎壬午秋月旣望豫章後學某記

芑山藏書記

張子弱冠嗜書家世孔艱不獲觀先人遺籍鄉先達  
豐顯皆不喜聚書間就他郡借鈔歸之一日語家仲  
季書在四方宜出購里居鈔借非計辛未詣京師上  
南離臚古今理學經濟書目置几右賈人持書目中  
書來售倍其直橐中餽遺脯資自菽水僦賃外悉捐  
購書不三年致書三十萬六千卷有奇近代名集稱



是甲戌載歸將建樓居之已念袁地僻士起家制科  
獨博雅不少概見無他書亡士廢學耳袁郡學歷年  
久宋淳熙五年知州事李杓李疑鼎新之設稽古閣

藏書元至元中總管張熙祖復建尊經閣意誠盛書

闕不詳國朝洪武二年太祖詔天下郡縣建學袁以

盱江記特聞然是時郡學書未備也世廟中分宜嚴

相國嵩爲鈐麓書院祀先聖止善堂無藏書先是嵩

官太宗伯斂書送學考邑志所送四書五經性理通

鑑名臣奏議正蒙玉海二程遺書晦菴文集西山讀

書記文獻通考昭明文選唐文粹元文類劉向說苑

芑山文集卷十八

蘇文忠集及孝順事實爲善陰騰明倫大典義勇武

安王集而止二十一史雖載缺不完又其書獨私之

鈐邑無補郡學又皆散棄蠹蝕不可識因歎袁建學

以來未嘗不增舍置田所少獨書耳私欲出芑山藏

書置郡學尊經閣續建稽古閣講堂數十楹廢產置

附郭田數百畝籍學宮使世掌之佐郡人士家貧好

學饗殮諸費郡人士由是稽古適用以博雅著稱惡

至如余鄉者鈔借之勞且困哉雖然余徒有其志耳

丁丑臨藍賊掠袁書藏蘆洲者遺什之三四戊寅居

金陵增續補輯如初癸未徙家南邨方擇別經史子

集副本出公郡學以竟始志會寇難左師以援勦至屠城芑山藏書燬什之六七甲申春扶母避亂將之閩撥山中遺書僅存者如干卷笈以自隨每憶居金陵年致書三十萬六千卷有奇悲咽不自勝孟夏客溽聞變撫卷流涕秋載書入信州葛川家焉乙酉偕季暨及門刪定四書大全辨行世寇窺葛川將母竄山谷中寇退則書又逸什之八九余盡然傷之或告余曰遭亂救死不贍焉用書兩都中祕書安在張子獨抱遺書不置何哉余曰治亂皆不可無書祕籍蕩盡賴芑山書存耳世雖亂未有一日不衣食者書猶

芑山文集卷十八

七

衣食豈可一日廢哉今天下干戈未戢芑山書在葛川者異時不知存軼何如姑爲記貽後人庶幾袁守宰及鄉先達之賢者推廣余意補昔人稽古尊經之闕使古學賴書而復又使天下後世知書不可廢學不可輟則書雖亡猶存余復何憾哉因略叙藏書始末書存葛川者列其目如左仍顏芑山蓋不忘所自云丁亥仲秋旣望葛川旅人某記

書存亡繫幸不幸要末可以此廢書廢書必廢學廢學必叛道守待誰任哉雖然書具在尤當深求讀書法耳 自記



葛川書歸芑山記

癸未冬遘亂自火其廬弗顧書僅存甲申正月朔四  
出奔過豫章笈書扶老稚之閩潭陽及關道梗退六  
月僑信州葛川書寓葛川旅舍乙酉偕季涉覽多論  
著忘其在顛沛也丙戌連膺薦牘擁書太息不就丁  
亥葛川罹寇難懼書淪亡次始末自爲記奉母還里  
書不獲反留一蒼頭視之母歸八閱月見背晨暮銜  
恤憶書輒出涕庚寅故人陳太宰名夏欲盡梓余論  
著以傳屬趙侍御如瑾董成侍御行部江以西首咨  
袁司理王延禡曰梓芑山論著孰先司李曰芑山論  
芑山文集卷十八

八

著富前奉旨刪定四書大全進御明經翼傳莫先是  
書侍御諾六月望日司李馳侍御書幣來山中告余  
故余時逡巡久之尋念大全苟版行亦猶本朝之文  
獻也書成變姓出亡未晚始詣郡城見司李以書報  
侍御不謁謝侍御檄十三郡襄事已又發符傳趣興  
安令葉承祧命役徙葛川書凡碑大全者歸芑山會  
徹差事寢十月葛川書盡反舟罅漬壞過半余平書  
惛日間者以梓大全故汲汲囊書歸旣歸書漬壞如  
此大全又中廢如此嗟乎書何辜厄至此極哉余年  
五十四憊甚不能復出遊如戊寅居金陵輯補如初

書由芑山之潭陽之葛川復由葛川反芑山幸而反芑山存否未可知書視葛川所藏又什亡六七痛哉癸未洎今凡八年書與余轉徙無寧日後先得失廢興之故皆有足傷者不記懼後失傳因掇取葛川載歸僅存者重次其目藏芑山併爲記使堉兒異時得考焉庚寅十一月旣望某記

借書感慨意在言外芑山豈直爲書記哉知者自

知行文俯仰盡變頡頏史遷特緒餘耳

弟勳識

誰廬記

庚寅陳大宰夏趙直指謀梓予四書大全辨檄江國

芑山文集卷十八

九

一十三郡襄厥事宜邑令王誨吉召工就芑山構數

椽爲剗剔地予因自爲屋十餘間藏芑山書籍退老

其中亦猶古菟裘之志也落成及門諸子議額芑山

書院誌盛也諗予曰是居肇自大全大全芑山自刪

定額不可易先生盍自爲記予蹙然曰諸子謂此數

椽者吾有乎誰有乎同郡故太守郭氏堂構頗宏睿

後裔別立精舍自榜曰吾廬然不數世廬已易數主

自兵燹以來環郡高門勢族灌莽彌望狐鼠穴處主

莫知誰何凡皆予後先所親見况前代賢相如唐魏

徵宋呂端故宅其子孫或粥或質丁晉公甲第朝廷



以賜外戚楊杲卿若然者猶傳舍耳人皆得而有之  
惡在其獨爲吾有哉李文饒平泉山居誠子孫勿售  
他姓形諸雜咏有吾廬日堪愛之句子心竊過之迨  
讀陶淵明詩亦云吾亦愛吾廬淵明後世所稱達士  
也豈私其廬哉偶然廬之則偶然吾之耳然予意淵  
明達則有之以語聞道則未也天壤間誰爲吾有卽  
吾有之吾子孫有之一旦陵谷代遷凡有之皆不足  
恃而况吾廬乎故子嘗嘆古人不治垣屋不廣侈廳  
事割宇以處友焚券以還嫗皆有合於道然則廬而  
吾之者皆私也識者無取焉予先世做廬數區風雨

芑山文集卷十一

十一

莫蔽甲寅洎今三十年中徙居無暇日間取赫蹏書  
誰廬額自隨每至做舍坐則懸於尿去則藏諸篋凡  
旅居皆然明乎芑山非吾有書非吾有廬非吾有誰  
之斯可矣欲盡攬而吾之得乎及門諸子曰先生過  
文饒淵明遠矣遂唯唯退是時予重違二三子意不  
遽毀芑山書院額而居燕居仍額曰誰廬不忘初也  
異日者廬幸而存幸而予若孫有之卒非吾有也因  
自號誰廬居士云辛卯某月日

做屋記

先世做廬隸故嚴相國鳴珂里與從祖併居居湫隘

甲寅遊邑庠旣昏宅後斗室蛇豕雜處哦誦其中者  
凡六年已被讒將之燕庚午十一月舉舊居出售  
從祖市楊氏宅一區距舊居咫尺許十二月率仲季扶  
二親居焉辛未春如京師癸酉就試南闈報罷歸息  
駕楊宅湫隘與舊居埒思入山著書會族人有欲市  
楊宅者輒委券粥之受直卜南鄉龔莊買田數十畝  
爲異時避地計假寓友人錢駿伯卽錢濟城南總戎第  
世嗤余棄居謀食余曰居可飯食誰哺豈過計哉甫  
暮駿伯趣余徙乙亥復傲鳴珂里彭宅彭宅距余嚮  
出售故居不數武是時從祖撤故居新之輪奐燁然

芑山文集卷十八

十一

余過故居未嘗不彷徨大息然不可復問矣丙子就  
試南闈復報罷居彭宅十閱月湫隘視楊宅益甚丁  
丑冬臨藍賊蹂袁十一月二十七日偕仲季扶攜老  
幼避龔莊歲時所倚粟足繼數月春賊退室家晏如  
族友竊歎余早識云己卯南闈復報罷居金陵刪定  
四書大全不果歸庚辰仲季念二親老方庀材築室  
龔莊然龔故基半入黔宦張納言公子叔遠所余倍  
直得之屋成奉二親晏笑凡二年辛巳春余挈室居  
西鄉李宅日涉覽二十一史足不踰戶限壬午春方  
就試南闈室娠二月移就龔莊與母同臥起余旣行



三月舉堉見四月山寇颺動仲弟急稱貸買郡城南  
彭宅避寇十月余還自金陵次廬洲方橐書趨冀莊  
友人告余曰若家久徙城南今冀莊闕然竊耳余踟  
躕良久詢之則仲季徙自壬午六月望六日也入彭  
宅見家人若隔世喟曰決策入山寇卒驅就城何哉  
逾數月逆賊張獻忠羽檄至撫軍郭都賢棄城夜亡  
紳衿率馘散賊聞左師赴援引去左師虜踞城內外  
放兵四劫南鄉無一姓免者先君仲弟並遇害余與  
季扶母他竄懼兵往來騷余宅夜命伴自焚之屈指  
庚辰始構至癸未僅四稔而柵相燬無復遺豈非天

芭山文集卷十八

三

哉念母年七十三堉兒甫二歲巢覆將焉之擬僦居  
瀨上十二月二十日屬季促辦權窆先君仲弟訖甲  
申正月朔四日挈家出奔舟過潯江友人袁臨侯復  
奉勅督潯聞余遠徙急延居趙氏半園二月十六日  
余獨放舟之金陵友人梅惠連將歸楚舉先在固城  
田宅未受少直悉畀余余返潯辭臨侯就固城會京  
師陷余崩慟曰國社且屋何以家爲獨母老漂寓良  
苦耳棄固城客潯踰月慮潯亡備變卒起叵測母老  
淹潯非計五月朔六日急發棹返章江道匡廬友人  
宋未有割宅招余余辭十九日抵會城見友人楊機

部兩人相持號泣皆失聲機部私余曰四方瓦解宜  
入闕不則家信州子避往我且囊書以來余諾二十  
二日發章江二十九日自河口抵鉛山將之聞潭上  
抵關爲邏卒遮邊弗果七月朔七日退次信州寓徐  
慧后宅思匿影邨鷗間櫛風沐雨數閱月胥宇不獲  
久乃僦居興安葛川葛川距婺數百里友人余中台  
復招余居率山以母老憚跋涉不赴自甲申迄丁亥  
家葛川凡四年戊子母年七十七泣曰兒使母一見  
故鄉死不恨三月朔辭葛川將母返龔莊黍離在望  
念鄉者僦舍異鄉備嘗險難數槍擲出涕入郡城從

芭山文集卷十八

三

祖新居悉化烏有益嘆嚮余過故居徬徨太息無庸  
也九月就龔莊構數椽怡母榆暮十一月落成母尋  
棄世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余之謂也自庚  
午鬻故居迄今十有九年其間或棄居市田或粥田  
買宅或旣僦不往或自構不久居嗟乎世有轉徙逋  
竄如余者哉雖然唐鄭權官工部尚書家屬百人嘗  
僦屋以居杜牧自去安仁故第八年中凡十徙居徙  
豈獨余哉後世苟推求余志知余往來僑寓修業砥  
行罔敢自失墜因深明古今得喪愉戚之故雖祖宗  
田宅無足恃未有不積德累行克永世者自天子至



於庶人一也他若踈蹠燕趙齊魯閩楚吳越後先四十餘年年求一日晏處僦舍不可得雖家居猶旅也別見旅記七篇庚寅除夕前三日旅人某記

瑄兒未震母腹之徙龔莊旣育母襁之徙郡城未幾由郡城復徙龔莊癸未冬避兵老僕攜兒竄伏崖谷間徙不知凡幾甲申隨余出亡往還舟車溽不已之閩閩不已之信復由葛川返龔莊九年中兒奔走弗遑天寶爲之豈盡父之過哉今儼廬重葺書卷尙存雖遺兒以貧實遺兒以安宜不至如父之旅食推困異時思初惟始無忘父手澤可也

芭山文集卷十八

自記

四

庚寅山居編次芭山集授劄矢息駕誰廬不復如鄉者僦居無寧日會當事迫余出山梓大全辛卯夏發章江來金陵冬大全成還里壬辰春再至金陵募印大全行世季冬笈書歸癸巳春就及門陳子約復挈家寓陵陽以陵陽難久淹復僦寓白下郭南凡六年庚子兒受室復移家宛上濮莊凡五年乙巳夏辭濮莊復僦居白門屈指十五年中余出遊四方之維揚之毘陵之淮之皖之曲梁之衡陽之閩榔風沐雨轉徙弗遑未嘗一日居僦舍嗟

平豈余初志哉皆天也諸所見聞往往潛涕故不  
續入旅記重覽是篇顧瞻無俦粗識其時地如此  
乙巳夏月旣望又書

厄記

張子自少至壯厄不勝述述其著者萬厯乙卯隨從  
祖維舟章江友招飲他所暮返舟雨舟距岸二丈餘  
縣木版渡之版滑踏及半忽墮舟人愕曰水深數仞  
溺無更生適竹筏浮其上不死厄一崇禎己巳同  
郡吳上舍兩造忤郡守田公十一生謁守謝罪守意  
解年少生蜚匿名書誚讓守守信讒坐余計上狀白

芑山文集卷十八

五

學使者禿革之余笑曰曾參殺人豈待辨而後雪哉  
督學察非辜得直厄二辛未遊京師客友人袁臨侯  
侍御左官南大行趣余同返金陵晨發臨侯車稍却  
余先過七里莊遇盜盜攫金急輿中實橐百餘金蓋  
南大鴻臚屬臨侯致輦上諸公者私惟金非已有倉  
卒與盜非信嫌涉瓜履損他金啗盜自免非義死生  
有命毋恐與盜持盜怒操刃中額血濺衣裾不爲動  
盜引去夜遇臨侯告之故臨侯曰金失袁子得代償  
盍自愛余曰盜攫金又殺我若何張子豈百金贖哉  
厄三甲戌丹黃制義東鄉艾南英喜諛盜聲聞嚇余



批駁其少作誣三大罪布都市屬親善挾艾選來袁  
陰刺余過不得聞余貽書詰難使自引咎東鄉喋莫  
敢妄發厄四丙子就試南闈報罷束書旋里門閤邸  
鈔見袁臨侯被逮思伏闕訟寃馳入都過汝上諸計  
偕同行前余十餘里余獨夜迷失道時剽奪四出僕  
恇怯左右顧余曰視前路疾行眠火光所在旅舍可  
問也下車步頃果見火光呼之同行諾曰宿此因宿  
焉厄五已卯春復入金陵就試邑諸生某與曹姓訟  
見郡守與余頗親厚疑余受賕以竿牘抵守左袒曹  
詬厲蠱至余矢曰一字關說此行當葬魚腹比歸舟

芑山文集卷十八

六

過左蠡風濤作幾覆仰天曰死何足惜獨不幸死此  
何以自白於里中兒哉須臾舟及岸無恙厄六癸未  
冬左賊屠城仲弟抗賊死賊中余要害垂絕母季弟  
幸存老父捐館舍余伏枕出涕自分齋恨沒閔一旬  
愈厄七甲申國變同季弟扶母避葛川葛川寇警素  
亡備余推古兵法創五營中鄉約移書當事頒條科  
行之或疑名雖禦寇實驅鄉勇自衛謗語日沸人無  
固志厄八乙酉寇退方閉戶著書會宵人柄用黨獄  
熾興喉劣宗朱統鎮誣劾相國新建姜公株逮余不  
一月陪京陷或曰黨禍自此熄余泣曰黨人不死非

辜若宗社何厄九丙戌信州潰葛川岌岌或曰五營  
禍始乎余曰事專扞寇前有司牒具在天豈忍寃此  
一方使駢首戮哉安堵如故某生又蜚言主帥匿余  
舍邇者不時至且屠葛川眾疑余夜亡各挈妻孥他  
遁友人鄭祿遷趨白余余偃息自若與酣飲達三遂  
定厄十此十厄者可不謂艱且劬然余安義命以迄  
於今益信古聖賢當厄無毫髮幾倖苟免皆順受其  
正豈獨余哉雖然余僅述厄之著耳厄至於不忍言  
不能言孰從而知之世未有厄如余者也悲夫丁亥  
七月望日旅人某記

芑山文集卷十八

七

厄苟止此豈非厚幸然異時有倍蓰於此者始終  
順受而已

自記

雩記

崇禎十六年袁四月至七月不雨苗焦卷無復蘇者  
民相向泣曰魃災我已又聚族謀曰弗獲我殍追呼  
迫安之牽老稚詣郡邑泣請蠲郡邑曰蠲必不可得  
檄司巫雩雩累月旱甚民田近渠者方日事桔槔它  
宦田壤接則宦佃實梗之雖百桔槔茂濟宦佃曰我  
能禍福若何雩爲煽宦僕數十人絡繹阡陌間渠自  
上流趨民澮者絕流導入宦晦民不邀涓滴迨宦晦



水溢宦佃決令他道出委諸墾民視苗立槁耳宦佃  
又誅民曰若欲溉盍賂我民粥衣履雞豚往賂佃得  
賂與宦僕酣笑爲樂不予溉如故民恚莫誰何也仰  
天泣不已宦佃曰若輕我獨不畏宦耶須與數十人  
前曰我宦家僮孰我當粹爭溉者垂斃衆愕眙無人  
色走籲宦門局弗得入泣而還或曰不賂宦僕禍且  
酷宦僕陽受賂陰阱之導佃膚懇宦曰甲某爭溉乙  
某粹某佃宦急疏甲乙名白縣縣筆之民泣呼曰魃  
災我天無知哉環泣者數千人未幾市猾者思行劫  
罔郡邑曰故例早擊龍湫乃雨邑曰擊諸猾收召徒  
黨揭竿往夜肆掠蝥人里老跡之則曰我銜邑命擊  
湫者羣譁去或嘆曰雩盜竿也民何辜魃害熾矣益  
以宜益以佃僕猾則是天旱一人旱四也不荒於歲  
荒於人袁豈不殆哉往余遊四方聞邑苦澇苦催科  
傷之今里居復苦旱患滋蔓不止余雖慕古范文正  
劉善明思有以拯之弗逮因次其事以明虐有熾於  
魃者而尤慨吏茲土者之扞暴備災失宜也庶後之  
仁人君子鑒焉郡人某記

蠮市記

癸未冬十一月夕就寢夢經槐墟見積壤爲城郭亭

榭中有臺隆然一大螳居其上榜曰槐安王殿大螳者羣螳王也臺畔一區廣袤數十里有奇如長安九市布道西者六布道東者三是時王將駕入市檄螳卿螳大夫南柯郡守從市側一老人先余扶杖立余至老人斂手曰子奚爲來此余曰彼羣螳營營將安之老人曰螳市也蠅市朝蠱市暮螳市中盍往觀乎抑聞今天下螳族之夥乎大者曰蚍蜉赤者曰蠶音飛者曰蠶嗜羶者曰元大頭者曰黃好啖羣族者曰虎羽化螫人者曰蛆同類殊稱者曰虹曰蚶象蠅曰土蠖曰元駒曰蛾蚌音營營者若屬語未旣數螳

清市道曰王來王來須臾王赤幘絳袍乘錦輿八螳被甲昇而行單騎前導者則南柯郡守也數百螳環擁王前後傳呼聲如雷王登市臺設几坐南柯郡守侍王下令申市法螳數百萬隨監市及階俯仰似人能人語稱觥上王壽如朝儀王曰遵朕法毋譁不者罰罔貸令畢郡守麾之退市中凡羊豕雞犬鱸蕘班間錯峙隱若闐闐一時羣螳往來東西道如織老人顧謂余曰子縱觀市以內有連袂恢謔旁無人若者有竊訾同類妍媸者有謂汎齊駿良不當冒已名曰浮螳白螳者有謂齧冠山遊海不逮我戴笠逍遙者



有謂莊生子告東郭子道在螻螳爲知我者有謂我  
儕能知雨至驗水災者有謂吞舟之魚我能制之者  
有謂千丈之隄我能潰之者有謂齊桓公伐孤竹隰  
朋握我壤得泉者有謂董生雖解望蘆後董罪繫我  
儕不宜穴獄使董乘間出酬私恩毀國法者有謂二  
宋編竹渡我並登第蒙福利者有謂我儕率寸人螳  
持槩竊肉入穴桓謙沸湯澆我坐鬪釁滅亡者有依  
馮城社蚤緣狐鼠爲姦者有收召蠅黨汙白成黑者  
有匿影蝸角日怱怱佐鬪者有鑽隙垣屋摧頹枵椽  
者有穿窬嚙和遺齒澌滅盡者有盜竊腐餘分噉娛

芭山文集卷十八

二十

樂者有自奉腆豐視衆孳猶秦越者有游滑不持一  
錢入市簣口獻媚句醉飽愉快者有操豚蹄走東道  
爲西道黠螳攫奪標膺出涕者若屬營營類如此子  
識之余甦頰諗老人曰螳蟲蠅一類耳今螳族視蟲  
蠅酷鷲矯僞過之盡殲則不仁曲恕則非義奈何語  
次蟻卿十人蟻大夫二十人欸市門告闈吏曰願白  
事闈吏馳白王王曰令若前反命卿大夫趨謁直王  
曰卿等來何遲卿大夫免冠叩頭言適與妻子營什  
一坐是失期乞寬貫王笑曰各私其私卿等冠朕不  
汝罪卿大夫各就南柯郡守揖分次列坐方陳市籍



計直估頃數螳縛攫豚者泣愬王曰互市有故命令  
必平強奪有罰今監市枉法受若賂寃不直謂令何  
王怒立召監市扶之命攫者償其豚去監市退自喜  
曰責輕賂重失賂則喪生焉可舍賂免責哉日將晚  
王命庖人馳入市取羊豕雞犬魚鰕張燕呼郡守卿  
大夫飲螳優十人前侑觴樂三闋懽甚飲酣郡守啟  
王曰距南柯郡里許有螳紳者虹苗裔也臣親見螳  
紳穢狀罪浮監市若天不降割何時螳卿螳大夫面  
發赤傍徨左右顧王醕酌勿問燕罷會雷電交作風  
雨驟至不轉瞬市臺傾拔埃塵蔽空王跳身徒跣遁

芭山文集卷十八

三

螳卿螳大夫郡守追王弗及各駭竄他漂沒僮仆不  
勝計未幾雨止市西東遺羊豕雞犬魚鰕無算羣鳥  
鳶數千下啄之無復與鳥鳶爭者鳥鳶不德螳螳亦  
不怨鳥鳶云余時愴怆良久老人迺揖余曰天下事  
止如是觀子姑去余亟問老人姓氏不答各抗手別  
將歸忽十數螳被服似儒者橐南柯郡守書一通遮  
道謁余曰我儕銜王命來語具南柯守書中願毋泄  
罷市困辱狀貽世口實王誓有以相報余曰若曹潛  
莫懲嗟何文過爲某雖默老人具知之卻其書遂行  
覽而曰寢語也不記則失傳晨起援筆爲之記



夢幻一也莊不幸而化蝶余幸而不化螿雖然禮  
命士以上不入市無市心孰如余顧終夕狎螿市  
何哉獨市旁喜聞老人語事雖微有足感者記未  
可廢也 自評

焚木假山記

盛子立菴過余見小木假山侍几右目攝者良久既  
而曰吾惡假見輒逐之子何乃與假狎假山罪必誅  
蘇洵爲木假山記中峰自譬旁貳峰譬二子形擬委  
備假山之名始著然盜名喪實久假不歸孔子所謂  
似而非也惜哉洵之舍真而托於假也子安取此毀

芑山文集卷十八

三

諸張子曰彼奚罪木與山殊類豈嘗幻形易貌矯然  
自號於衆曰我山也好事者山之云爾子不好事者  
罪獨罪山過也盛子改容曰吾惡夫世之見似而喜  
者害滋甚木假山似也皆似則皆可誅也似不絕則  
喜日衆若蔓延何假山誅罔貸張子曰吾之惡似也  
萬於子然以道觀之盈天下何者無假與似恃我能  
不惑而已不惑雖假與似雜陳於吾前視之蔑如也  
孔孟不能使世無桓文鄉愿子必欲使世無假山何  
隘也況木似山也不能自揜其非木山猶木也不能  
自抗其爲山喜似者惑於假而不寤蒙喜者忘其似

而不慙其爲假莫可易也假惡足以欺世哉雖然子  
之以狎假責余孔孟之志也請焚假旌余過焚已盛  
子起揖余曰吾終惡其假者也焚而後小者懲大者  
戒也除惡先防漸閑道在謹微無出處小大一也子  
不可無記

楊雄曰讐僞者必假真陸象山曰六藝聖人作也  
小人假之以文姦言愚謂天地間姦僞百出儒者  
不知言不知人故往往爲似所蔽非僞者必盡讐  
姦者能自文也未聞桓文鄉愿之惑孔孟也

又記

盛立菴曰一嚴於黜假一審於辨似持論雖別稟

芑山文集卷十八

三

志略同余所遠遜芑山先生者學不精耳繹是記  
可以容物可以入道



芑山文集卷十九

宜春 張自烈著

旅記 有序

今世備嘗旅之苦莫如余旅蓋自甲寅始甲寅洎今三十有七年無歲弗旅無旅弗困不勝記記余生平遭歷足資警訓者錄授埶兒使異時不幸如父之羈棲失志慨然思慮旅有道因取易旅彖象合余所自記者進求之宜有感發禪助惡在旅非學哉余嘗兩之京師一自辛未春一自丙子冬兩之楚昭陵一自戊辰冬一自己巳夏兩之邗江一

芑山文集卷十九

一 豫章叢書

自壬申冬一自己卯秋兩之閩潭陽一自戊寅夏一自乙酉春三之信州葛川一自甲申夏一自甲申秋一自己丑冬客金陵則始辛未卒甲申往還凡四十有六他信宿平江臨安句曲瀨水皖桐姑孰鳩茲章貢潯江事無足記略至於遠赴友約如固始周一韓士琦陽羨陳定生貞慧後先馳幣詣金陵期余教授諸子弟皆不果行記凡六篇庚寅季冬朔日旅人某書

旅記一

宜春 張自烈著

戊辰秋屏迹邑南龍刹草思制義絕造請十一月望

友人邵陽令袁瞻燠發使橐書幣來山中請余爲冢  
孫世琦師余旋家治裝私仲季曰祿仕須時受脯資  
具目前菽水子職也十二月朔遂行時道上雪尺餘  
僕前且卻余弗顧見者意余客遊反楚出詢語慰勞  
不謂方辭家客昭陵也夜次萍邑酌酒發行篋宗子  
相詩文讀之歎曰菽水闕故出遊歲盡親與仲季俱  
得無嗟遊子困乎予闕養非孝若何以遊重二人憂  
擁衾太息不能寐越數日道臨湘歷湘南龍城問古  
黃陵汨羅道鄉諸遺蹟經過旅宿見田家頽垣茂舍  
縣鑿晨炊無人色余曰楚人家居苦客遊豈足悲耶

芑山文集卷十九

二

夜作哀田家詩見志除夕前一日抵邵陽治郭外比  
屋伐鼓鳴角聲訇十數里間故楚人日卒歲報祈禮  
也余曰世傳吳鬼越魑今楚巫亦然卽祈報焉用鼓  
角爲哉晨馳刺達主人喜急迂入署余升自賓階坐  
坐頃主人召琦前謁余晚治具燕語如疇昔少間余  
退就寢獨私惟鄉者宿萍邑讀子相詩文時泣數行  
下默諷岷岫三章歛歔徹曙已巳正月朔琦執經北  
面余余嚴條科肄之學日進會江右學使者奉詔遴  
十三郡食餼生充貢二月十三日家伴來邵陽趨應  
制主人揖余言曰先生負材一明經惡足慰先生孺



子請益願投轄勿去余曰父命也從友違親不可固  
辭夜與琦訣曰是行也出對大廷獲少自施用祿養  
此始不則義聚俟他日勗旃十五日出郭馳車行馳  
七日夜還子舍二十二日發糴東下迴颺不獲前比  
至則榜發錄同庠彭生汝明余曰得失天也因歎先  
是發昭陵七日夜遄歸適白憊耳三月初六日歸覲  
二親慝甚謂仲季曰求菽水則之楚急祿養則之豫  
章卒兩失之何哉居數旬同郡上舍生吳兆桂者往  
歲客京師貸鈴邑嚴廣文金逋不償廣文愬郡守田  
公守左袒廣文兩造廷笞生邑人士匿名諂讓守守

芭山文集卷十九

三

恚誣坐余疏十一生罪狀白督學使請褫之諸生懼  
日長跪謝罪余閉戶哦咏不少屈久之余得直琦聞  
余矢志且羅謗復以書幣來請卒業友人袁臨侯爲  
詩祖行五月復入昭陵率琦講貫如初

觀其徘徊展轉欲行且止欲止復行備極荼苦非  
芭山自爲記惡知其楚痛若此哉爲之泣下

弟數識

旅記二

庚午春琦就童子試隨余發昭陵歸仲夏琦補邑庠  
欲延余家塾余辭辛未正月余北上三月至京師客  
友人袁侍御臨侯邸第夜聞卿大夫譚議矢與制科

絕晨揖臨侯曰躬耕養親古也焚筆去臨侯雪涕曰  
子遠來親老祿養急焚筆非計余曰使張子由制科  
得官且僇親不去奚待疾脂車上道臨侯固留信宿  
私爲余投牒儀曹籍北雖尋改南臨侯方左官南大  
即大行人六月偕反金陵館余思補署八月朔上南雖後  
先謁少司成謝公德溥大司成姜公曰廣二公皆國  
士余是時袁瞻嶮由邵陽晉南廷評與余相見白門  
移書復趣琦同余季就業金陵是冬暨壬申夏余皆  
講授廷評署中未幾廷評遷北比部將之官琦歸季  
獨留冬送季還子會癸酉余卒事南闈報罷謀歸不  
果丙子南闈復被放急歸覲三親業戒裝夜閱邸鈔  
見袁臨侯以御史矯劾逮入都拊膺傷悼思匍匐詣  
闕爲訟寃先寓書家仲季言余滯金陵明年始得還  
里云十二月朔渡江衝颶雪馳三十日達京師丁未  
正月朔就獄見臨侯兩人伏地再拜拜訖相顧泣晉  
人士來唁臨侯獄中亦泣臨侯曰咸料張子必來余  
曰人弔我賀遠來相勗豈私子哉田生諷鄒志完語  
具在子始終自愛及晡余趨出夜篝燈爲晉諸生刪  
改申理學臣公疏達旦鬚盡白疏上三月朔四日復  
就獄與臨侯訣初六日就車南歸會侍御徐公養心



復命其子日旭從余遊走書幣要余余曰遠赴友難  
二親倚閭久無晏然舉比長安理辭五月朔復渡江  
還白門急攜室歸里七月抵家見二親始詳白入都  
門日月詰且持臨侯獄中書并諸當事申理疏慰安  
其家是後余雖詣金陵就闈試不復如京師

旅記三

壬申客南大行袁臨侯思補署秋七月臨侯以差歸  
里余寓食易又尹旅次一夕余疾劇比曙獨僵臥不  
發聲又尹疑余酣寢寘勿問晡時楚友劉文甫見余  
排戶問狀爲致醫液句始差延評袁瞻曠瞰余困告

芭山文集卷十九

五

余曰海門令與某遊從久爲書介先生行宜少佐脯  
脩余諾十月朔延評遣役導余之海陵十七日舟次  
維揚令奉郡符先余至友人曰使君適來造謁便余  
曰士前令非禮十八日出延評書抵令不往見令還  
答延評書贖余余却贖受書二十二日舟反金陵發  
櫂雨寢所水深尺餘余笑曰張子魚乎安之舟甫泊  
登岸憇旅舍命役沽酒手一卷獨坐吟誦俄一生前  
揖曰客踟躕甚園莊咫尺許盍見過余喜與偕往莊雖  
庫隘几上籤目卷軸頗鱗次潔整生尋治具飲余余  
問生家此耶答曰吾先子崔公

名桐字來  
鳳泰州人

邱壟地以

貧故屏居此非家也語次舟急解纜輒別去十二月朔二日入廷評署琦借余季至自袁余見廷評告之故廷評急移書讓令令慙馳幣詣余謝過余麾去不答由是余與琦晨夜講授如昭陵間語及舟中遇雨狀相視欷歔不已壬申至己卯凡七年余戰藝南闈者三三被放己卯臨侯備兵海陵九月間余將歸欲割俸爲治裝遣使持書招余余復臨侯曰張子浮稱在四方海陵故多舊遊聞余來必有以私干者應之則傷義拒之則拂情豈惟累子實自累辭不赴未幾臨侯忤璫璫劾臨侯奉旨鑄級調用余聞而壯之

芑山文集卷十九

六

急沂江見臨侯舟中十六日過瓜步時江都令歐陽丞爲余友太史楊機部丁丑禮闈所拔士令上謁臨侯畢尋餽余余曰海門江都雖殊其爲令一也令鮮不逐客者卻之十月十九日同臨侯抵金陵臨侯歸里余復之吳門十一月朔日四方同學楊廷樞吳應箕凡三百四十人合辭白大司成周公鳳翔請以余刪定四書大全咨部檄江右學使者鏤板袁州余每念己卯辭臨侯不赴海陵壬申薄海門獨寓維揚往往汗浹背雖不枉刺海門視石徂徠閔仲叔何如哉然余過維揚不見令邂逅得見崔生崔生似知余至



今猶恨別崔生遽不遑一寓目凡上書爲生平闕事

云

愿境類第一記而介立骯髒過之蓋自辰迄申芑山又五紵矣識益老氣益壯芑山之學得之旅處爲多此旅記所由作也未借崔生作結殆感其傾蓋如故視彼朝夕暱就不相識者其逕庭何如士不逮崔生亦可愧矣 弟勳識

旅記四

古潭崇化里世傳紫陽錄集註綱目始此建孔子廟歲釋奠如澤宮後人額同文書院祠紫陽其中天下

芑山文集卷十九

七

號閩書林始余聞崇化富書籍翁姬爛剗刷甲申避地葛川葛川距崇化數百里思輦生平所著書就潭上版之會羣盜掠塗行旅竄伏余方嚴裝就道家僮夜肱篋攫資逸去友人曰兆先告宜少須余弗答三月十七日發信州宿鉛山十九日入關至崇安二十日過山前店是夜宿澄澗二十五日至崇化里徧寓清修寺二十六日明發謁先師禮畢尋拜紫陽祠越數武遇前建陽令生位瞻視日彼乃恩聖廟立毀之見者愕惴二十七日鄭子祖元造余問盜熾剽死載路先生獨晏如何與余曰前卻不相直故免鄭子悅



喜二十八日集鄭宅談甚劇期余評梓四書五經大  
全辯朱子通鑑綱目及閩南先詰諸書行世詰朝歷  
覽里中後先書目凡百十餘紙首末凌雜諸版刻充  
棟皆無補經傳因嘆所見不逮所聞類如此四月朔  
一日謁辭聖廟掛鄭子言別遂行是日宿麻沙朔二  
日過蔡氏宗祠文節文忠文正文肅四公皆設像上坐  
大傅益國文節公蔡西山元定字季通左右列大保  
文忠公淵字伯靜大師崇安伯承國文正公沈字仲  
默迪功郎模字仲覺丞相文肅公杭字仲節考其像  
世系蔡發字神與生元定元定生淵沈沈生模杭像  
前各立主主闕一余曰主闕不補謂似續何請後祠  
命從者盥洗奉主凡上次第拭觀之自唐暨宋始三

芑山文集卷十九

代詒十三代主名詳名爵贈諡三代唐贈大保蔡梅公勅封武安王蔡桂

公興安王蔡樟公桂樟合一主下注云血食南臺宋

四代贈嘉議大夫蔡煬公五代贈通議大夫蔡克順

公六代諡文敏蔡仁公七代宋聘君五二處上蔡伯

充公八代宋國論十七公蔡諒十三代宋資德大夫

蔡度公宋國史仁齊蔡亮公度亮合一主旁注云譜志二公捐田三百畝瞻來學余斂容曰

世澤如蔡氏者幾姓哉訊諸裔孫則里人云今籍諸

生者數人爲太息良久去朔三日宿崇安訪覽劉忠

顯胡文定諸君子遺文不獲聞邑諸生邱四可著太

極圖解長揖謁崇安令出譌辭自夸銜令氣奪上學

使者褒異之友人李韋華爲余言邱生狂惑亡他能  
余笑曰今士盜虛聲豈獨一邱生哉朔九日還葛川



復閉戶著書如初自後鄭子與余聞問不絕閱三年  
戊子余挈家歸里老母尋見背撼頓亡俚卒不忍廢  
書己丑夏追念鄭子前約欲重鉞大全綱目復偕季  
暨及門俞子塞袁子世琦詣潭陽六月朔三日發芑  
山過平安揮汗馳數百里往往迷失道左右顧憇道  
旁久乃行行半復迷間以意躡行人故迹曰此必衢  
途也疾趨已果然夜宿旅次酌酒環坐指屈失道賸  
賜處相視笑樂遲明蓐食復就道雜買販與語詰所  
之陰倚爲鄉導云七月十六日經光澤寓唐氏樓居  
糧絕發俸詣鄭子告急鄭子齎金趣俸晝夜兼程逆

芑山文集卷十九

九

余忤逗遛不果來一夕余夢邏卒百十人環甲拔毒  
刃躍入執季與余詣幕府斬以徇披衣告琦輩曰不  
去禍且及晨興戒諸從者毋出戶謹伺變不移時邏  
卒果踵集執季余曰若無譁見幕府自本末生殺惟  
命卒環擁季前余袒跣從季抵幕府幕府曰賊偵法  
罔貸俟閱實踏諸市械送獄一時觀者如堵牆兩人  
仰天號寃不絕口顏辭無少屈比就獄自分必死兩  
人相顧謂曰古以身殉書者誰哉余時渴甚向犴卒  
索水二盃啜立盡謂季曰趨潭陽則死道路伏芑山  
則死田廬死有異乎哉已又怛然曰兒九歲與父丞



訣天也獨俞袁二子數千里從余遊進退維谷將安  
之語未既幕府廉得實命卒越出獄釋之反寓衣櫛  
扉履殆盡獨書存耳是時前所遣伴來自崇化距旅  
次數舍聞余被執卻馳三十里不顧余資竭不能前  
適有劉生者捐橐餉余伴中道伺余得脫復來迓余  
眠仵曰我死宜斂骨歸邱墓禍不汝蔓何恟愁至是  
伴錯愕垂首退八月十四日入崇化見鄭子鄭子曰  
先生何遇之艱也幸無恙館余書帶草堂措畫重  
銀大全綱目如前約余遣伴詣葛川笈大全繕寫諸  
橐挈以來鄭子業鳩工經始會山寇日熾闔里中劫  
質鄭子季弟襟疇橫索賂聲言賂不時至必殺之季  
鄭子先妣孺人愛子也鄭子懼貽尊甫憂方捐產奪  
季復割金館穀十一月朔襟疇反舍前一日余以剗  
刷不果辭鄭子間道之葛川朔二日袁子偕季道光  
澤歸袁俞子以疾極留居鄭氏宗祠人瑞堂余自甲  
申春至己丑冬往來葛川潭陽雖罹兵寇不死寒暑  
游歷瘠勞萬狀僮僕颺去凡四人

芑山文集卷十九

十

毀生位補遺主寓彰瘡大義至光澤之變余所共  
歷倏而犴倏而釋不自知其何以至是今痛定思  
痛益信儒者處患難有道宜順受其正耳

弟勲識



旅記五

甲申余卜居信州六月聞興安葛川宋謝文節避亂故鵑尙存傲鄭氏數椽逆母與季暨羣從家焉未數日念旅食告匱反舍粥產爲卒歲計六月十七日發河口七月朔九日抵袁出瀘邨田售溥督仲兄袁仲子受直百金抵葛川時仲子如溥宰親與余同舟泊章江仲子期偕至溥割季俸相餉余日至溥往反三閱月雖分故人俸若葛川替替何傾橐金給目前溥潤未易邀也辭去八月十一日入葛川食指頗繁晨夕仰屋歎會信倅樊公稔知余數捐俸見遺余感其意不謝乙酉葛川中寇日驚徙余集三都父老告之曰寇恣焚掠不禦寇三都無土不墟徙將焉往哉葛川環山峭徑守必固守固寇無由入避與禦孰利僉曰禦利顧農家少長畦壟不習兵策安在余畫策爲條上當事請移三都社倉助團練創置五營蒐子弟壯健者號義勇編次十五營各有長長各有職諸器械旗幟符籍參稽古兵法悉具授五營營長掌之計量一切長短利病凡不便民俗者釐之兼行保甲鄉約畢營長帥諸義勇詣五營習步伐擊刺馳射肄課以時殿最以法賞罰以信余間躬親甚之不暮年官



羨糴不平豈誠歲凶哉會糧絕亟遣伴持練詣友質  
米友夙號素封誑伴曰家飯安用練朽藁反市儉伺  
余急操米來售余問直則曰斗米直五倍將如直與  
之已念我苟五倍直彼出誑人口張氏糴且值五倍  
此言一扇貧日益困是孛由我也標之去戊子春土  
團督闖啖血稱義師數萬人蠶食信州遣所部裨將  
二人甲士三十人入葛川蠶擁鄭生索賂生窘五營  
裂眦顧曰此豈義師哉縱金鳩義勇長圍俄殲之血  
流波步僵尸枕相藉闔帥劉啟泗介馬聲言屠葛川  
余急與五營約曰老弱徒避諸義勇扞禦不用命繩  
以軍法無貸陰枝分義勇伏隘觀變趣營弁曹之桂  
陳應奇密詣劉營啗以金比暮糾義勇人持束芻填  
衢路熱之烟焙蔽空鉦鼓聲不絕余復偕及門俞塞  
率家僮持槊秉炬持伍符按次督察竟內主客戶聲  
沸騰數里外遲明乃少休劉果閉壘莫敢進謀曰總  
戎萬一麟者善前郡守樊公劉故聽萬指縱者也余  
夜馳書抵郡守曰兵以曲直辨老壯間者官兵激變  
三都非三都擅殺官兵某所親見劉帥寢兵則已必  
欲角勝請率先五營君以待守告萬曰張公持論正  
五營成備撤兵便萬曰兵卽撤殺官兵非法也必齎



餉萬金犒師撤宵至三都趨白余曰土瘠民貧安所  
獲餉萬金苟竭髓應不屠猶屠耳余曰不然斂百金  
相機進止毋喘復馳書萬師曰必責餉殆激怒未已  
又激怒也挺走衆必亂亂必禍首汝營萬恐操百金  
啗之事遂定越一日新安汪閫帥趨見兩藩道葛川  
謁余余告以劉萬激變狀汪色沮移次興安又明日  
麾下偏裨百餘人繼至嘯集鄭生舍余召裨將前曰  
若曹今屯聚地卽鄉者五營戮將卒三十餘人者也  
速徙毋灌禍裨將環視股戰引去士民率踵躡復家  
室如故居久之猾民鄭十三陰爲賊鄉導賊遣間私  
余曰我來雪宿憾耳張氏一門秋毫莫敢犯余曰張  
子雖僑葛川葛川安危與共豈忍賣葛川自存哉會  
賊至余率諸義勇出死力拒賊生禽渠魁二人卽五  
營磔之賊退余告三都曰非鄭某導賊賊不來立捕  
鄭詣五營聲罪斬首竿三日夜以狗是時姜弁日魚  
然邱落莫誰何余伏義勇防其逸密諭曹葉二弁餌  
之出執繫營所白當事寘諸法姜賂俞子塞求免塞  
曰衆怒難犯不可詰且姜引頸就刃無怨言葛川至  
今知避寇勞禦寇逸後先安堵實自五營引三月朔  
三日余奉母挈家反袁羣父老子弟憫然相弔不忍

別五營贖五十金爲贖卻弗受將行各治具祖道旁  
顧瞻踟躕有泣下者余雖去未嘗一日忘葛川也已  
丑冬余由閩潭陽載至葛川妾人前與邑令坐余逋  
矯勸新令葉承視令發邏卒索逋急葛川人士戒邏  
卒曰三都當合詞詣邑雪冤若毋譁姑去頃臨汝書  
賈某故與葉厚善過令署見余名厠案牘愕眙久私  
謂令曰今豈有兩張爾公耶必誣也令告之故賈曰  
爾公天下士欲急見宜以禮先毋惑人言賈展令亟  
馳刺達余屬邑諸生童享類期余相見余笑曰張子  
捕不獲豈折簡可致哉辭享類敦迫不已余迺偕享

芑山文集卷十九

五

類見令令引咎慙懷甚余曰前令本餽余顧誣余逋  
公以爲逋逋卽償追屑屑與較或辭令出及聞哨卒  
前遮余趨白令令遣役送出郭還葛川十一月二十  
四日發葛川歸里不復與父老言別是時僮僕後先  
颺信郡百夫長鄭桓信嚮余慨然從余行晨夜跋涉  
歷三旬抵芑山十二月二十三日桓自芑山反葛川  
期庚寅復來且之閩庚寅二月桓卒十月余遣伴至  
葛川橐書歸伴舉桓卒月日告余謂桓疾革自言夢  
魂依依芑山云問桓室則已挈藐孤再醮余出涕爲  
文哭之嗟乎桓幸歸而死藉不幸死中道妻子不得



與永訣旅櫬無還日桓卽不銜余余何以慰桓地下  
哉余居葛川凡四年始終與余游好無間者非死於  
刑戮卽死於窮困幸而存者經年乖隔不相見雖欲  
少答其私卒莫償余願悲夫

旅記六

余後先僑金陵最久其間慎出處謹交遊聞謗不沮  
見利不趨蒙難不避未易指屈余自知之而已四方  
賢士大夫宦金陵聞余介特率加等見待大司馬呂  
介孺維祺屬銓曹徐公石麒遜余爲子弟授經謝不  
往及介孺秩滿行偕同人祖介孺江潯時諸生二十

芭山文集卷十九

六

有四人卑謹稱弟子承色笑余獨行輩抗禮不阿踰  
年介孺里居緘書幣發俸馳數千里來金陵請余序  
其舊所著集不謂余倨也前官饒州司李改南臺成  
公勇以南譙河南御史金公光辰介紹來謁命二子  
其謙其懋北面余禮遇甚恭未幾成公以劾璫逮別  
去諸同里官留都者余未嘗一及其門先施者還答  
始終不敢以私屏居城隅日閉戶著書皖桐方子數  
訪余不值留詩見贈有避人數徙居之句蓋實錄也  
寶應邑諸生湯廷璉性骯髒內嫻李某以小嫌誣坐  
廷璉殺人訟於官湯司李管廷璉下獄廷璉與余未

交臂次尾告余曰急友難如芑山盍爲湯生白楊大  
史機部移書當事使得昭雪感豈獨廷璉哉余諾一  
日趨告機部機部與李稱世誼不果余抗聲曰行有  
死人尙或墮之張子未知湯生次尾稱湯生寃言非  
証張子不以告楊先生是湯生死於張子也張子告  
楊先生楊先生坐視弗救是湯生死於楊先生也可  
否惟命遂別機部感余言迺陰發書白諸當事釋之  
廷璉出獄始見余次尾旅寓爲詩貽余余復廷璉曰  
古者信見疑忠被謗求內省不疚耳子致謗有自宜  
少折節全身名勿謂投杼無足爲曾子累勉之自是  
芑山文集卷十九

余與廷璉不聞問者凡十年懷寧某坐媚璫罷官家  
金陵都人士慕某俠宕樂與遊余每出謁聞某在坐  
急引避不相見是時余友周仲馭諸及門黨墨角立  
詰某不絕口某問書抵仲馭諸子戒門勿內立焚棄  
某恚甚天啟間以左公光斗某同里人也左公死璫  
禍某實擠之公嗣子四人身受摧頓誓不共天會史  
公可法撫皖痛左公死非辜爲建忠烈祠祠碑周仲  
馭撰文刺某入骨冠余名某益銜恨已卯秋四方同  
人聲義坐大逆不道攻某某踰夜亡疑發蹤始余  
與仲馭思中余不得聞甲申某倚姦相馬士英復官



南樞株逮朋黨百餘人首文致下周仲馭詔獄殺之  
不時緹騎四出禍叵測或變姓遠徙或亡匿四鎮余  
獨以僦居葛川免未幾留都陷雖然余不幸不死黨  
禍死則致命遂志長與世辭豈復艱劬奔播不獲死  
所如今日哉

記邗上語

余至邗江見友人袁臨侯於邑甚先是臨侯視事海

陵恥阿璫璫坐臨侯朋黨

璫時疏劾繼成與御史李右黨樹黨誤國奉旨繼成

降一級調用

臨侯曰吾自廢耳豈章惇爲之哉是時臨侯

拂衣歸十州縣數萬人齧指血書封閉城門思擊登

芑山文集卷十九

六

聞借寇臨侯微服出城諸父老遮留皆涕泣余惋惜

久之比入舟臨侯告余曰海陵有小園袁子顏其軒

曰冷笑自號半揖居士志愧也鹽漕揚

權璫揚顯名

行軍

門體州府而上皆屬禮見語人曰吾婁狄婁狄云居

士自武昌來揚遇居士甚恭揚人曰居士能令軍門

敬居士曰否禍不測未幾彈文及居士走矣讀其章

有冷笑半揖語因憶青蓮大笑居士僅冷笑長孺長

揖居士僅半揖嗟乎揖與笑皆獲罪如此張子曰直

道事人焉往不三黜袁子失官無足惜夫闔柄政祖

法蔑如也彼後先吾袁子卒久於是官者視袁子孰



失孰得哉崇禎己卯十一月望日

末數語微文刺譏足爲後世媚璫者戒史法也自記

記豫章與大鴻臚公語

崇禎丙子熙弟閔邑困條六款上御史臺御史臺躄之末幾猾用賅煽讒枉烈加派冀格熙議不行大鴻臚公惑焉讓烈牴牾前議烈抗顏爭得直已御史臺采輿論興釐勒石著爲例公莫之知也里中竊嘆熙仁言利溥云丁丑冬臨藍賊掠袁殺范氏父子烈聞室晏如郡邑曰天祚張氏篤哉蓋至是而鄉者六款本末明矣癸未袁再中寇陷熙罵賊死先君繼見背

芑山文集卷十九

九

烈被重創絕復蘇知不知皆流涕甲申烈偕季侍母就潯督袁臨侯約客潯數旬歸豫章謁公公躃屣出迎執烈手曰王室多難爾公宜匡家臨侯副四方望遠歸非計是時烈方極言時事公忽追論六款抵掌曰令弟志在釐剔卒遇害爾公故加派媚縣官者不謂與我同奔竄至此烈改容告公曰六款兄弟心迹一耳公顧是熙詆烈何哉公始以烈宜匡潯督不逮則是烈生平心術學問居鄉必不加派虐百姓明甚公一時言論何後先自矛盾若是使烈果加派果媚縣官遇賊必見殺不則百姓何間鬻食我惡能萬死



一生見公今日也是非久乃定丙子洎今閱八年非  
不久公惑如初藉烈與熙駢死賊手不自白遠近率  
公之說將終謂烈抵牾議寃哉雖然丁丑以天幸  
免癸未張氏無辜死者十數人視天夢夢公何尤公  
子勝之名繼梓夙知余亟扶公入謝曰翁春秋高語  
失實各抗手別去烈憮然曰今天下公論鬱是非殺  
故敗獨誣烈哉然以公之賢不明六款始末卒惑於  
讒烈惡能默默也退而告同里楊機部陳士業何叔  
子尤懼郡邑大夫士弗察概次其說使後得考焉崇  
禎甲申仲春望日南浦舟中記

苞山文集卷十九

三

記白門孫幼嵐語

張子避亂過白門見姑熟孫幼嵐問四方規我者孫  
子曰焉用規知子者希耳侍御松濤徐公告我曰爾  
公性介潔惜傲耳何叔子去年來金陵告諸同人曰  
爾公過人遠若迂何嗟乎迂與傲豈張子哉張子曰  
傲凶德也士豈屑爲禍衡阮籍哉獨張子恥干謁親  
舊貴顯不妄通一刺侍御令姑熟時命其子公旦執  
贄受業於張子張子過從甚驩迫侍御持節按江右  
張子遠去弗顧若是者不謂之傲不可雖然不謁貴  
顯謂之傲則不臣不見說大人則藐之者皆傲也古

聖賢入道自迂始滅明行不由徑孟子不與右師言  
不可謂不迂然不迂則浮誕矯偽不害名教不止昔  
唐代宗自陝還顏真卿請先謁陵廟後卽宮元載以  
爲迂宋韓侂胄命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寧宗前  
因言朱熹迂不可用元阿里海涯破潭州知衡州尹  
穀寓城內度事不可爲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  
行此迂濶事果爾則迂不見取於流俗久矣然司馬  
光曾鞏皆負時望皆自安於迂今世概謂迂無足取  
非也張子謹趨翔慎然諾迂之小者耳苟近道而皆  
謂之迂必同流合汙縱橫捭闔偷時榮以徇目前斯  
謂之不迂耳又豈張子所屑哉雖然禹戒舜母若丹  
朱傲子路聞正名謂孔子爲迂夫以舜孔子之聖且  
謂之迂與傲况張子哉記其說示幼穉以明譽疵疾  
而規藥石母謂知我希也使得共勗焉崇禎甲申季  
春金陵舟中書

芑山文集卷十九

三



芑山文集卷二十

雜著一辨

聖無死地辯

或問聖人無死地張子非聖罹寇兵不死何歟張子

曰死生命也聖人非能無死權輕重不徒死耳古遭

時不幸守正赴死者蓋衆聖如文王孔子紂與魑必

殺之而後快嚮令紂必不釋文王文王雖演易鮮不

死魑必待孔子於隘孔子雖微服辭不死謂聖人必

能疑鬼疑神以他寶免智者弗信也羨里文王死地

也過宋孔子死地也以文王孔子之聖不能使紂與

魑無殺已必不能不死於紂與魑其不死者命也聖

人而必無死地則是有死地必非聖人也設文王孔

子不幸死於紂與魑將不得爲聖人乎哉夫舍生取

義與殺身成仁聖賢一也聖不以無死成其聖雖死

不損其聖苟得死所聖人未有不死者也必無死地

而後謂之聖古今姦雄盜賊臨難苟免者豈少哉然

則後世士大夫宜死不死卒不免於死皆聖賢之罪

人也張子不死於寇與兵天也非人也

問聖人可殺否程伊川曰聖人智足周身分安可殺

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愚按此言大謬玉可碎不可汙聖人不能避害能不失正而已使聖人皆不死忠如龍比豈智慮弗若人哉 自記

孔子不絕原壤辨

孔子故人原壤夷俟見孔子孔子以杖叩其脛或疑壤喪母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而過之今責其夷俟何舍重而責其輕與宋朱熹曰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爲故人盛德中禮此亦可見愚以爲不然檀弓夫子爲弗聞而過之蓋傳者妄

芑山文集卷二十

二

耳其說必不可信果爾則是不忍絕故人而教天下後世爲逆子也豈得爲孔子孔子見齊衰者敬之凶方者式之壤方喪母禮宜斬衰辟踊獨登木而歌何哉雖壤棄禮如遺不可律以名教必非孔子所樂聞必不能隱默退夫夷俟已無禮尙恐其賊世焉有喪母狂歌晏然若不聞者哉故者無失其爲故謂義不當絕也不則大義滅親如周公之於管蔡石碯之於石厚君子不以爲過況故人乎使孔子果聽歌而若不聞則其不合於禮者多矣而猶謂盛德中禮愚之所不信也



曾皙杖參辯

家語曾皙怒其傷瓜建大杖擊參仆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怒曰舜事瞽叟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不可得小箠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瘧而不避陷父不義不孝莫大焉張子曰皙父子無是事也夫皙狂士也方侍坐言志暮春咏游孔子喟然與之豈愛瓜怒參杖其背仆地弗恤乎審如是皙以所不愛及其所愛謂之暴可也惡得爲狂乎況參事父孝左右就養無方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犬馬藉令皙果

芑山文集卷二十

三

愛瓜果使參往芒參以如臨如履之心視之宜敬謹有加豈致誤觸父怒陷親不義乎信如家語所傳皙不可爲狂士參不可爲孝子余故以爲無其事與割烹主癘疽惑世誣民之說同類而並黜之學者歷觀皙與參之所以自處與孔子之所以取皙與參則知余說之不妄矣雖然後世侮聖叛經者不止是獨誣皙哉

續師說

唐韓愈慨師道不古著師說以貽李生蓋謂學無常師師無少長貴賤恥師則愚以益愚陸象山亟稱之

余意聖師賢長師少貴師賤似也然猶有進於是者  
歐陽修曰世無師學者當師經或又曰賢人師聖人  
聖人師萬物夫經以貫道其人亡而其書存非有語  
言相講授苟從而師之傳道解惑胥是焉在若夫萬  
物則異類耳何師之有然古者師蠶立君臣師蜘蛛  
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前民利用皆於物  
是取豈獨鄉子師襄可師哉雖然師經師萬物求善  
而止不善則廢猶未盡師之道也書曰主善爲師師  
善也孔子曰其不善者而改之見不賢而內自省師  
不善也至於不善皆師則萬物之可師者衆矣孰謂  
善師者徒求諸弟子哉然則不求師失之妄專師善  
失之隘能師不善則日進無疆惜夫退之告李庄者  
不及此耳或問何以師不善曰毋自欺內訟過而已  
入道自寡過始寡過自求師始求師自省身始不自  
省而徒賓賓焉求吾師而從之雖終身遊仲尼之門  
若宰子陳亢輩模範儼然惡在其能傳道解惑哉

稱淵明說

世有詆評陶集稱淵明不諱名者余歷稽史傳稱淵  
明非一梁蕭統言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淵明答江  
州刺史檀道濟自言潛何敢望賢由是推之靖節名



潛字淵明淵明非名也或又言靖節在晉名淵明入宋名潛藉令靖節果名淵明則昔人稱淵明豈皆誤哉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諱非古也周文王名昌武王祀文王之詩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成王戒農官之詩曰駿發爾私魯公名申春秋書戊申莊公名同春秋書同盟宋韓咸安王名忠子不諱忠朱熹父名松綱目不諱松載在掌故灼然可考見他如史記避父諱改談爲同後漢書避父諱改泰爲太識者以爲倅禮夫君父且不諱而况儕輩乎况淵明乎古人詩歌啟事稱名不稱字杜甫之稱李白柳宗元稱韓愈韓愈之稱孟軻後世未嘗有訾議何獨至於淵明而疑之善乎曾鞏之言曰欲使天下毋惑其說莫如大明其說之非而放之余亦云

蚩說

或告張子曰海獸名蚩水精也能禦災漢柏梁殿置蚩尾其上或曰漢宮殿屢災術者言天有魚尾星宜取象冠于屋簷之唐以來寺觀爲飛魚形尾指上蓋象魚尾星也世譌曰鴟尾狀與魚尾不類或曰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噴浪卽降雨後世設其象屋脊率稱鴟尾云張子曰蚩與鴟或名水精或名天星說誕不

足信獨漢唐卻火災蚩之名特著雖然使無蚩必災則三代廟墟社屋者豈不設蚩之過與抑人自致災與使設蚩果弗災今天下宜復觀漢唐宮室臺榭巋然存顧其間淪爲榛莽指不勝屈何歟然則蚩能禦災名也非實也或曰毀諸張子曰蚩不能使屋無災未嘗災屋雖無毀也後世竊名尸位燼人國者其爲災酷矣蚩何尤

### 芑山說

張子自名讀書處曰芑山稱芑山張子若生長芑山然者非實有其地故郡邑志不載然張子自稱芑山天下從而芑山之皆莫詳所自友人曰子袁產不稱袁張子稱芑山何居曰張子疾夫世之以地論人生而齊魯齊魯之生而邾莒邾莒之猶之生而袁袁之今張子去袁稱芑山世皆曰異哉芑山誰何人使張子先是曰袁之人世皆曰袁之人袁之人耳惡知芑山者何如哉張子旅遊二十年世莫知張子袁人已而知張子袁人則又曰袁芑山張子或又疑芑山張子非袁人張子曰明珠大貝實生海濱如以地孔何以昌平孟何以鄒邑世安得以地紉孔孟哉友人曰士罔以地限固也芑山名張子讀書處何居曰下武



之詩曰豐水有芑求世德也張子志作求云爾方叔之詩曰薄言采芑威蠻荆也張子志膚功云爾惜乎二者之蔑濟也弗濟何以仍芑山志愧也雖然國家推是說以取士選吏權衡臧否審量陟罰人無視地可也

### 跋五賢贊

余讀韓稚圭五賢序贊而竊嘆其不知人也新夫子之宮繪諸弟子及左氏釋經諸儒於東西序圖孟荀揚王韓五賢於書樓之北壁何其近於戲與繪之而肖得其似耳學問心術不在是苟不肖不能起人敬

### 芑山文集卷二十

七

愛而又褻之故圖與繪皆非也木主可也王韓雖有足取非孟軻比荀楊不聞道識者莫不知其疵稚圭獨謂學通天地道該帝皇故嗣孔孟曰荀與揚夫通天地該帝皇惟孔子足當之孟未之逮况荀揚二子哉余意贊孟韓得其實合荀揚王而五之而贊之擬非其倫失與涑水廬陵等稚圭非能知人者也

### 跋江州濂溪書堂記

濂溪書堂宋涪熙中太守潘慈明重建祀周子朱熹爲之記余讀既而深疑其說之誣也傳道由人人之能傳道由學學者盡人事也非天與人而後道傳也

聖人可學而至豈盡應奎祥稟全氣不由師傳者哉  
孔子畏匡舉斯文興喪推之於天大指與伯寮如命  
何之說同天非挈道以與人聖人非恃天以存道周  
子之非待天畀與天之非私畀周子古今皆知之信  
如朱子之說藉令天不畀周子則周子將終其身自  
陷於龔曠惡能著書明道稱大儒哉謂周子盡人合  
天則可必謂天畀周子使傳道則不可學者言人不  
言天宜斯道已任求合於孔孟無徒以氣運自畫卒  
廢學而不與聞乎道也故曰朱子之說誣

跋朱晦菴帖

芑山文集卷二十

八

宋慶元二年韓侂胄排朱熹竄蔡元定道州晦菴手  
書告郡守冀少寬拘執後世稱之余意元定赴道州  
時晦菴餞別泣下元定獨笑語如平昔無纖芥戚愠  
既至州講肄弗輟從遊日眾可謂知義命者不幸逾  
年卒夫元定以義安命不畏刑禍於拘執何有况濫  
先卽世晦菴不能邀造物假以年豈必求免拘執哉  
求免拘執則元定順命晦菴衡命也學者由仲尼處  
顏子死生之際觀之然後知人不勝天情不勝義師  
之視弟與弟之視師臣子之視君父其事殊其道同  
苟無戾於仲尼斯可矣



跋朱晦菴牧齋記

及門劉子民長檄程朱集屬評定余各有去取覽牧齋記文辭曼羨乙置之評訖歸劉子旅舍尋退念是記叙次遭歷其事辭蓋有與余相感發者迺痛悔鄉者乙置之誤也余年七十一饑寒危迫倍從晦菴雖論著朝夕弗輟視晦菴所自咎爲何如哉會闔室糧絕遶屋失圖忽復憶記中語遽然寤亟命劉子重錄是記貽余進劉子告之曰宋儒文辭未盡工凡義理能裨助學問者宜無忘服膺牧齋記可類推也劉子別去余陳記於几反覆讀嘆曰行業日落如余資益芑山文集卷二十

九

無延平豫章講授無黃幹蔡元定後先排余僞學如胡絃余嘉諸人往往與晦菴等豈盡余過哉然余卒不以困窮誹謗亂其心恨古人不見我耳晦菴年七十一卒余後死淹速難逆料感是記起余識以自厲云

學者讀宋儒語錄能推求此意則省躬窮理寓其中今力排宋文遠遜韓柳諸家誤也三復先生跋乃知之 門人劉祖昆謹識

跋謝文節集

余始至信州聞謝疊山嘗避亂葛川桃花鵑因索其

集讀之集凡十五卷程雪樓御史與參政魏容齋書  
世所習見不深論其與天師張簡齋道士桂武仲書  
稱建安周震一冢子持敬感召元帝事誕甚序觀音  
經普門品經則云觀世音以尋聲救苦自任天與父  
母不能盡之仁觀世音盡之禹稷伊尹所思卽觀世  
音所尋此道豈難能哉夫儕禹稷伊尹於觀世音旣  
涉影似而又高舉觀世音以爲足盡天下之未盡則  
是天有時不仁觀世音能盡仁也天豈可誣哉賀元  
天上帝生辰表虎溪蓮社道堂修諸天閣疏代巫祝  
爲還願人放罪文辭旨瑣猥罕神名教余皆無取焉

芑山文集卷二十

十

公大節載在史乘宜與文山頡頏惜立言不合道爲  
別其醇疵如此甲申仲秋月旣望

跋五松議

俗儒見文子用昭五松議乙之曰此不考古之誤五  
大夫秦官名非五松爲五大夫也余曰不能自考古  
妄謂文之誤非也昔劉劭爵制曰秦商鞅修其法品  
爲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爲二十等百官表自公士  
上造大夫官大夫公大夫至微侯凡二十級五大夫  
居九漢食貨志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  
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



長各以少多爲差魏志建安二十年置五大夫十五級以賞軍功不食租蓋漢魏皆有五大夫非獨五大夫爲秦官也五大夫雖官名松議問答寓言耳言五松畝受秦爵與桃源不倫爲畏死食位者戒耳非實指五松爲五大夫非謂五大夫自五松始惡得妄引秦爵名譽之苟不察立言之指則毛穎傳中書君言秦封是韓愈誤以筆爲官也木假山記旁二峯況二子中峯自況是蘇洵誤以人爲木爲山也西臺慟哭記隱宋代名氏曰唐宰相顏魯公曰公以事過張惟陽顏臬卿所嘗往來處是謝翱誤以宋爲唐以文丞相爲顏宰相也豈獨文子誤哉今徒知五大夫爲秦官而不知借五大夫喻五松借五松諷世其寓言與韓蘇諸家一也甚矣俗儒之說之無稽也

跋李生殉弟傳

友人劉孝則撰必先殉弟傳言李必先與庶弟士國士亨友愛一日偕就試艤舟邑東門士國溺必先救弗獲整冠同赴水死族里賢之余獨謂必先不學無術知愛弟而不知善事祖父也當是時必先大父年八十兩親尙無恙士國不幸以溺死祖父哭之慟必先忍復捐軀重祖父悲耶況必先幸而有子及季弟

士亨耳不然以殉弟之小仁冒無後之大罪歿能瞑目地下耶然則劉子雖哀其志宜褒譏並見因明從井救人之失使後之凡爲人兄厚弟而薄祖父者知所戒若之何與伍伯宏代弟死者同日語也伯宏以弟扞罔出亡捕至迫其母不得已而以身代全弟者所以全母也嗟乎若必先者何以遽死哉乙酉六月既望

昔光武痛兄續死於非命懼姦黨圖已銜哀抑情飲食言語如平時獨枕席有涕泣處蓋志在復漢不以身從續也使必先權衡輕重圖所以慰安祖

芑山文集卷二十

三

父割私愛以從公義何至下同匹夫溝瀆之行哉

自評



